

舊京  
卷

通州志略

二

通州志略卷之三

郡人楊行中纂輯

漕運志

《禹貢》等貢賦而序水道漕運之制，其來尚矣。蓋軍國之計，惟此爲重，而分儲兌貯，於通有分焉。是用紀之，爲漕運志。

漕渠

外漕河，即潞河也。流經州城東，至天津接御河，以南通江淮，舳舻由此而達，《元史》所謂「通州運糧河，全仰白、榆、渾三河之水，名曰潞

河」是也。

榆河即今富河之上□□渾河。今在州城之南，相去潞□□□，不知當時何以會同也。

北京舊志卷十  
通州志圖  
卷三  
河設淺置鋪，以時挑浚河道，指引河洪。東關葦子廠淺，趙八廟淺，花板石廠淺，供給店淺，白阜圈淺，白阜圈下淺。

已上係通州地方軍淺。通州左等四衛僉撥軍夫，每淺十名。

荆林淺，南營淺，盧家林淺，里二寺淺，王家淺，馬房淺，楊家淺，和合驛淺，蕭家林上淺，蕭家林下淺。

已上係通州地方民淺。州僉民夫，每淺十名。

長陵營淺，老河岸淺，馬頭店淺。

已上係灤縣地方。

土壩一處，在州東城角，防禦外河。通倉糧米，就此起載。土壩剥船一百五十隻，船戶一百

五十名。自張家灣起剥到土壩，每糧一石脚價銀

六厘五毫。石壩剥船

石壩在裏漕通惠河，而剥船在外河，故附於外河下。

一百八十

隻，船戶一百八十名，亦自張家灣起剥，至石壩過剥。每糧一石脚價亦六厘五毫。

外河官糧剥船，嘉靖年來始置。正德以前，

運船至五月以後，俱到通州城下，自城東北角停

泊，迤邐而南七八里許。挨次於東關廂起車，無欄河委差之擾，無起剥脚價之費。近因三四月間，河常水淺，始置外河剥船。若河淺，起剥亦權宜之利是也。及河至五六月，水必湧漲，運舟可以長行，仍令照舊，俱至通州城下。通糧就船起車，京糧船令至城北角，就近石壩起剥，則剥價可省，而運軍甚便。今置有欄河之官，乃不論水之深淺，運船可否通行，一概欄阻，通令自灣起剥，其故何哉？

車戶一百五十名，自土壩起糧，至中東倉，每

百石脚價銀一兩一錢。至西倉南門北門、南倉東門，每百石脚價銀一兩二錢。至西倉西門、南倉北門，每百石脚價銀一兩三錢。

裏漕河，即通惠河也。河之地方，雖半屬在京大興縣，然河運事務，俱隸通州戶工二部分司總理，而委用管閘管壩，俱通州各衛之官，經紀、水脚之役，則京通人互充，而通人居多。一河之事，通用紀之。

石壩

在州舊城北門外，嘉靖七年建。

通流閘

在州城中心。船運不行，惟時蓄洩以助內河之水。

普

濟閘

在通流閘西二十里。

平津下閘

在普濟閘西十三里。

平津上閘

在下閘西四里。

慶

豐下閘

在平津上閘西十一里。

慶豐上閘

在下閘西五里。

大通橋

在京城東南角以東一里許。

已上橋閘，俱元時建。

每閘剥船六十隻，經紀六十名。普濟、平津

上下、慶豐上下五閘，共剥船三百隻，經紀三百

名。每經紀一名，領船一隻，看管修理。每糧一

石脚價銀二分一厘一絲八忽二微。水脚，五閘每

閘十七名，石壩三十六名，共一百二十一名，搬抗

糧石。每糧一石脚價銀九厘一毫三絲九忽一微。

御史吳仲曰：「臣謹按：通惠河，即元郭守敬

所修故道也。入國朝百六十餘年，沙衝水擊，幾

至湮塞。但上有白浮諸泉，細流常涓涓焉。成化丙申，嘗命平江伯陳銳疏通，以便漕運。漕舟曾直達大通橋下，父老尚能言之。射利之徒，妄假黑眚之說，竟爲阻壞。正德丁卯，又嘗命工部郎中畢昭、戶部郎中郝海、參將梁璽復疏通之。所費不貲，功卒不就。其勢雖壓於權豪，要之，三者亦不能無罪焉。嗣是，屢有言者，多不得其要，空言無補。嘉靖丁亥，臣巡視通倉，往來相度，因見水勢陡峻，直達艱難，踵御史向信之言，爲搬剥之說。

向信疏見《通惠河志》。

恭遇皇上神明，言人即悟，賢宰相



實力贊之，隨命臣暨工部郎中何棟、戶部郎中尹嗣忠、參將陳璠同往修之。工興於戊子二月，告成於本年五月，不四月而糧運通行，上下快之。是年所費纔七阡兩，運糧二百萬石，所省腳價十二萬兩。功完而命臣供職如舊。又逾年而始得代。初年止運軍糧，今則并民糧亦運之。要之，水能行舟，舟能負重，所謂多多益善，斷乎無不可者。其有所不可者，乃治河者之罪，非河之罪也。但地形高下，不無衝擊之患，歐陽玄所謂『勢如建瓴，壹蟻穴之漏，則橫潰莫制』，誠如是言也。

隨時修浚防守之功，尚有賴於後之臣工焉。」

通惠河之運，其說久矣。御史吳仲卒主其議，仰賴天子明聖，獨斷於上，廟堂輔弼諸臣，協贊於下，竟底於成。歲省不貲，而京儲爲賴。益以兆國家靈長之運，而建此千萬世不可易之良圖也。然經理於前者，已有畫一之法。後能守而勿失，則可久而不廢矣。事簡則民稱便，法繁則弊易生。當事者留意焉。

### 倉 廠

大運西倉，在舊城西門外新城之中，俗呼大

倉。永樂間建。廩九十七連，三百九十三座，計二千一十八間。囤基八百四十四個。內有大督儲官廳一座，監督廳一座，各衛倉小官廳六座，籌房各二間，井二口，各門摯斛廳各一座，西南北三門各三間。

大運中倉，在舊城南門裏以西。永樂間建。廩四十五連，一百四十五座，計七百二十三間，囤基二百二十二個。內有大官廳一座，東門摯斛廳一座。南北二門內各有增福廟，前接一軒，作摯斛廳。各衛倉小官廳五座，各籌房二間，井一口，

東南北三門各三間。

大運東倉，在舊城南門裏以東。永樂間建。廠一十五連，四十一座，計二百五間。囤基一百八個。內有神武中衛倉小官廳一座，摯斛廳一座，神南右北三門各一間。

大運南倉，在新城南門裏以西。天順間添置。廠二十八連，一百二十三座，計六百一十五間。囤基二百九十二個。內有各衛倉小官廳四座，籌房各二間，各門摯斛廳各一座，東北二門各三間，內板木廠一處，門一間，官廳一間。每年收

貯各運松板楞木，專備鋪墊各廠用。

曬米廠一處，在新城外西南角。向北門二座。周圍墻垣，計地五頃六十畝。

東黑窑廠，在城東南八里。先年，領價燒造磚瓦，以備修倉之用，則不惟費用不貲，且多逋負。自嘉靖□□年間，將官□船順帶磚料，除收發外，其□□□修倉取用，則費省而事便。

西黑窑廠，在城西南二十里許。昔嘗燒造磚瓦，緣土性粗惡，今亦停止。

土坯廠三處，東坯廠在舊城南門西，南坯廠

在新城南門西，北坯廠在新城西門北，俱有官地  
打造土坯，修倉應用。

糧額

漕運糧儲，每年四百萬石，正兌京倉七分，通  
倉三分。除京倉不計外，通倉收糧一百四十五萬  
六千六百二十石，內粳米一百一十七萬八千三十  
六石，粟米二十七萬八千五百八十四石，改兌京  
倉四分，通倉六分。

國家設大運倉於通州，祖宗朝寓意深矣。近  
日，有議者曰：「通州兵力寡弱，城難爲守，而

倉糧厚積，適以資寇，欲將通倉革去，漕儲盡歸京倉。」是何不思之甚也！夫慮其兵寡而守難是也，然不思爲足兵之計，而但爲去食之謀，是患其難守而遂弃其守矣。通州可弃也，寧不爲京師計哉？夫國之建國，猶人之置家也。人家必重垣峻壁，而後堂室可安。其居堂室完矣，而垣壁可以爲久安乎？故漢有三輔，唐有四輔，皆所以捍蔽京師。置輔必置兵，置兵必聚糧，理勢必然也。今之議者，皆知爲京師重矣，而乃不思爲捍蔽之計，何其昧之甚耶！考之前史，金元俱建都幽

燕。金於通州置豐備、通積、太倉三倉，元更置十三倉，皆以其地逼近都闕，俱屯重兵以爲藩衛，是以多建倉庾。國初於通設鎮守，亦屯重兵，倉場之設，非無謂也。往年，每遇邊方有警，及腹裏流賊爲患，則出京軍以戍通州，就倉食粟，故通州自來不罹兵患。通州安，而京師亦安矣。通州當重爲兵計。愚於《兵防志》已備言矣。然倉廩實而後武備修，食不足而欲足兵，難矣。通倉可輕議革哉？御史吳仲亦嘗建言，以爲在京各衛官軍來通，關糧或被官吏冒支，或被行伍騙匿，或子



侄不肖而花費，則空手而回，或陰雨連旬而放遲，則盤纏過半，亦欲將通糧盡歸於京，以便關給。然不知所謂京軍者，未必盡是在京居住之人，而通州四境，百里內外，住者多京衛官軍也。官吏行伍之冒騙，子侄陰雨之費累，雖關糧於京亦如之，何必通州哉？此不足慮矣。仲又以爲通州密邇密雲等處關塞，胡虜輕騎疾馳，旋日可至。或據倉廩，或肆燒毀，國儲一空，京師坐困矣。此即前資寇之說也。戶兵二部會議題覆，以爲通州京輔之地，兩城夾固，居集萬家，守以五衛，亦當